

古文辭類纂

冊五

古史辨

卷一

奏議類上編九

古文辭類纂十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不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閒。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

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嬾兵革朽鈍元昊乘閒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閒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

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盱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

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斲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羹。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

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輒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

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旣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

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
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
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
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
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
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余嘗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
既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發
揮己意。其以烹宰禽獸爲譬。乃是在黃州戒殺後議
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兵言其不可。又
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言。用兵非好事耳。吾
度公著高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言言之近。畢秋帆
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平安得忘之哉。元豐四年又
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實事。載于元豐四年。又載
帝述呂公著趙鼎事。於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
方平乃僉人屢爲司馬。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
予誌之。美而嘉。予之皆非實也。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按公黃州上文潞公書。則此奏具稿而未及上。也。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

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
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
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
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
竭則壘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
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
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
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
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
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
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
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
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
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

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閒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

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
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
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
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
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
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
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
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
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
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
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
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
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
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

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二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

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

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故

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鷺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